

明 静 著

● 人之为人，就在于超越自然给予的自然生命和本体生命，开拓自我创造的自为生命和智慧生命。在这里，自然生命是人的生命本质的物质基础，而自为生命和智慧生命便是自我创造所赖以存在的真正的价值体现，真善美则是这种价值载体的实际内容。人生观和价值观以真善美而整合，人生才有意义。学术研究，理论探讨，文学创作，无不如此。



凝 神 集

李白研究

理论探讨

散文创作

NING SHEN JI

西北大学出版社

凝 神 集

明 静 著

● 李 白 研 究

● 理 论 探 讨

● 散 文 创 作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凝神集/明静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3
ISBN 7-5604-1626-8

I. 凝… II. 明… III. 社会科学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5817 号

凝 神 集

明 静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625 印张 3 插页 204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04-1626-8/I·208 定价: 25.00 元

自序

这本书由三大内容建构而成，即学术、理论和创作。

学术篇主要是我近年来研究李白的最新论文的汇集，可以看作《李白论探》的补充。《李白论探》1993年10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香港《大公报》以“有论有考，全面探讨”为题向海内外作过评介。之后，回到家乡，生活相对稳定，教学之余，拨冗含毫，焚膏继晷，把阅读所见缀成文字。这些文字有的提交过李白学术讨论会，有的发表于学术刊物。读者如果和《李白论探》对照，就会感到文气和文风的些许变化。

关于学术研究，我一向主张思想先行，学术而无思想就跌入钝的胡同，没有锋芒，没有灵光，没有活力。但是，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缺乏鲜亮生动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学术研究必然会钻进孤芳自赏的怪圈，或者至多作为评职称报项目的敲门砖。这里涉及文气和文风的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论都讲气。哲学偏重物质范畴，文论偏重美学范畴，二相结合，清浊分野，使得文气倍受学界关注。清的文气，爽朗，通脱，自然，活泼，真力弥漫，万象奔腾，富有生命的质感，如春华秋月，青山白云，碧流绿树，悦人耳目，净人心境。浊的文气，苦涩，别扭，做作，死板，失尽骨骼，了无力度，封杀生命的蕴藉，如老妇

衰汉，病叟弱子，枯枝败叶，涸辙旱塘，烦人情绪，伤人兴趣。追求清气者，人气旺盛，陷入浊气者，死气沉沉。

在学术研究的路上，我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其中的酸甜苦辣，非体验则无由聒舌，经验不足挂齿，教训倒也不少。我常这样思忖，学术论文为什么要写成一样的模式，一律的八股？学术论文为什么不能写得雅俗共赏，气韵生动？学术论文为什么非要摆出做学问吓唬人的架势，弄得谈玄说道一般？学术论文为什么不可以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调侃风趣，不主故常？

读大学时，结合古代文学课的学习，有三本书让我过目不忘。一本是方玉润《诗经原始》，一本是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一本是钱钟书《宋诗选注》。方玉润论及《周南·芣苢》，这样写道：“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用诗的语言和意境评论《诗经》，真可谓美不胜收，其研究的深度和价值远远超过了研究本身。如此文气，就是在当代也不啻带响的羽箭，穿空的清风，出塘的艳荷，给千年沉闷的学术研究亮丽出一道风景来。闻一多对比唐代的杜甫、李白和王维，这样说道，“杜甫像丧家到处找娘的流浪儿，李白像不受拘管任性闯荡的野孩子，王维像被迫受辱隐忍苟活息夫人式的弱女子。”历来研究三位诗人的大作千篇万篇，但有哪一篇能当得起他那石破天惊颇具特色的文气，尤其李杜相遇，闻一多则是以饱满的激情，畅酣的笔触，淋漓的语调，予以讴歌：“我们

应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近我们的想象，比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双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地有重大意义吗？”李白、杜甫是中国诗坛的双子星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注杜千家，研李百代，如此行文者几何人哉？至于批评唐太宗李世民提倡读书式的诗“是一种文词上的浮肿”，“文学上的一种皮肤病”，推许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等等，愈显得别出心裁，隽永不凡。

文风和文气是相互贯通的。挥翰运气，则风行文中，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最可当之。此书我拿到手后是一个晚上读完的，以后就爱不释手，常置案头细细欣赏，不觉厌倦。诗文之注，大都繁琐枯燥，与字典无异，然而钱注宋诗，除编选的目力过人，大家文风的魅力简直夺人心魄。我曾勾画出书中金精玉美般的语句 50 多条，限于篇幅，略举数例，以见钱注风采：

“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

唱队，尤其像那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

“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收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不过，对祖国的怀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消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

“以艳体诗闻名的司马氏，若根据他流传下来的两首诗而论学李商隐而缺乏笔力，仿佛是害了贫血病和软骨病的西昆体……”

“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却皱眉摇头，恰像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

“文学里的摹仿总把所摹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来，就像传说里的那个女人裁裤子，她把旧裤子拿来作榜样，看见旧裤子扯破了一块，忙也照式照样在新裤子上剪个窟窿（指晏殊）……”

“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了（指梅尧臣）……”

“黄庭坚有着着实实在在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冻花……”

.....

无须再多举例，即使我继续地举下去而不觉其烦赘倒有口吃甘蔗节节甜的味道，但还得打住，因为这样的语句在钱注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就是我当年为什么一个晚上读完《宋诗选注》的原因。

文气和文风实在是影响学术质量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这固然与语言修养有关，归根结底却与思想密不可分。近年来，我写李白研究的文章，注意到了这一点，先从语言入手，并从思想深处转变了一个观念，那就是放下做学问的架势，用真情实感和读者朋友交流，使其能读下去，愿意读下去，忍疼割舍了刻板的套话空话，说出了些心里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

理论篇是我从事干部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期间写成的，收集起来也算对过去的回顾和总结。我不是理论家，一度曾厚爱于它，随手而就，不成体统，竟然见诸报刊。写理论文章对搞学术的人来说，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我的体会是，理论文章要有血有肉，站得稳立得牢，谁读谁喜欢，也不很容易。我建议在学术中站久了，把自己理论一下是很必要的，这与空头政治风马牛不相及。学术有时把人弄得清高起来，只在小天地里自鸣得意，对其它领域

(主要是理论)不屑一顾,这等于自设藩篱,与世界不相通气,仿佛天外来客,总归有点遗憾吧!其实中国的学术,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中国的文人,很少有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大都与现实贴得很紧,如同毛之附于皮上,倘真有远离者,鲁迅说是拔着头发,脱开地球,大不可能。

创作篇草就于近日,是积习的结果。站了半辈子讲台,美文美章分析起来津津有味,头头是道,自己却拿不出来一二篇,心中总不坦然。读中学,做过文学梦,破灭了。读大学,虽走入了学术殿堂却仍想在文学的边上试一试,于是就有了《人生走笔》《生命絮语》散文集的出版发行和小打小闹的散文随笔见诸文学杂志。读者所看到的这七八篇比《人生走笔》《生命絮语》的篇幅长了些,仍登不得大雅之堂,但既然写了,就编进去,了却心愿罢。

不过,学术篇、理论篇、创作篇,以态度而论,我是每篇认真对待的,起码是用了心血。书名《凝神集》者,盖用庄子之寓言也: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橛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是为序。

明静写于 2001 年 7 月

目 录

自 序	(1)
-----------	-----

学术篇

走近李白	(1)
李白诗歌中的独立人格形象	(6)
说李白的童真	(22)
李白创作和生命意识	(31)
论李白诗歌的法度(上)	(43)
论李白诗歌的法度(下)	(60)
唐诗解宴三题	(72)
唐代边塞诗赏析片羽	(92)
学问境界漫说	(129)

理论篇

牢牢掌握毛泽东哲学方法论	(141)
从《邓选·第三卷》看小平同志的思想方法	(163)
毛泽东党员道德论	(185)
永远像安泰那样依靠大地	(200)
雷锋精神的文化特质	(211)
党的建设应注重弘扬民族精神	(223)
人生观教育之我见	(232)
管理与人简论	(239)

创作篇

房子的回忆	(245)
翻腾出来的旧粮票	(255)
老校长,你好	(263)
女儿长大了	(271)
遭遇假日	(280)
像祭	(288)
享受发表	(295)
三人行	(302)
后记	(325)

走近李白

挟带盛唐气象，饱含中国气魄，容纳民族气度，李白朝我们走来。他穿越历史风尘，跨过世纪坎坷，抖落传统重负，愈显得神采奕奕，目光炯炯，风流昭昭。

四川江油，是李白的出生地，昌明河边有他的塑像，那翩然而至的神韵真叫人流连忘返；安徽当涂是李白的终老处，长江岸上有他的雄姿，那超然仙飞的倜傥真令人遐思不尽。

从生到死，李白走过了 62 年的里程，对他来说是以幻想和浪漫铺就的瑰丽和潇洒。从死到生，李白经历了一千二百三十八年的岁月。这一千二百三十八年的岁月，对我们来说是以热爱和崇拜编织的憧憬和向往。

是的，李白死得很早，先于唐肃

宗，后于唐玄宗，但他一直活着，而且活得很精神，不知疲倦，不顾劳累。他和宋代的苏轼同登过庐山，他和近代的郭沫若同唱过风雷，他和当代的毛泽东同吟过蜀道。我敢断言，像这样活着的诗人不是很多的，惟其不多，犹显得伟大而不朽。至于生，李白是很自信的，他揉和了庄周的达观和屈原的美政以及魏晋的风骨，向着宇宙和人世喊出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心声。这心声曾震撼了朝野，无疑给开元、天宝的时代增添了亮丽的风景。

然而李白的一生如他的死乃是一道传奇的彩虹。下凡时，他是太白金星投了娘胎，仙逝时，他是骑着大鲸上了西天。舞文弄墨的文人啊，请问谁何曾有他这样的殊荣？

于是我们走近了李白，奇怪的是，每和他相遇却都是擦肩而过。李白象一座巍峨的山，横看成岭侧成峰，李白像一泓清澈的湖，天光云影共徘徊，李白像一条翻滚的江，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像一片汪洋的海，波涛怒卷哪敢渡。他的诗，可以读，但不能解，如果硬要去解，就无异于在山顶凿洞，在湖中捞月，在江上截流，在海里撑船，既破坏了他的外在美，也歪曲了他的内在美，如同打碎宝玉，探其究竟一样。把外在美和内在美完整地结合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真美，非李白莫属。

领悟李白的真美，必须要有一颗童心。一般人太世故了，太成熟了，容易把李白颠倒。其实，李白很天真，想做官了就说“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做不成了就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所以他给

我们的感觉是通体透明，不躲不藏，无遮无拦，像大热天玩耍的孩童，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他的确是一个不受任何作贱的人，起码自己不作贱自己。许多人城府太深，六根未净，拿老道的眼光来读他当然隔着十万八千里，这就等于大人看童话，心灵的障碍无法沟通。

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过分严肃，非要把李白描述成反抗式的斗士，不这样似乎便有点无地自容，愧对俸禄。观其李白一生，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三入长安，心存魏阙；他北往幽州，欲建奇勋；他请缨参军，壮志未灭；他夜郎赦还，不忘朝廷；他抱病当涂，何惜残年！这一切简单的反抗标签恐怕难以概括李白的全部。

终于李白用他天真无邪的诗魂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千古之谜，诸如种族之谜，生死之谜，行踪之谜，交游之谜，婚姻之谜，亲属之谜，事迹之谜，从政之谜，生活之谜，写诗之谜等等，纵观万千诗人，谁能像他这样迷人，谁能像他这样只有谜语，不给谜底？李白的谜，也就终于养活了一大批学者，以致靠解谜而成名成家。但是历来的解谜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至今日，殊难统一，定论不立。记得已故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裴斐先生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不无调侃地说，不少关于李白的考证，要让别人信服，除非把他从地下拉起来，请他作证才是（大意）。裴先生的话是极有启发性的。试想，用成熟的世故的框子去套李白的天真和无邪，当然是永远说不清的。虽然说不清，稿费还要拿的。这时候的李白，多像一个安置就业的老板。算不算中国文人的悲

哀,也有点一言难尽。假如我们不去一味地解谜或找谜底,而是拿出自己的胆识和眼光从整体上把握李白,或许在今天还会出现像苏轼、郭沫若、毛泽东那样的文学大师也说不定。

的确,李白够得上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师,他站在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峰巅,放眼大唐,其诗往往是全景式的,以大手笔和大胸怀唱出了心灵的歌,时代的歌。其人则是立体化的,他的气质具有诗人般的浪漫和天真,并融注了孩童般的灵稚和自然。从整体上看,李白只能是李白,不可能是别的什么。遗憾的是,一些不经意的研究者,用研究其他诗人的眼光和方法,硬往李白头上去圈、去贴,结果,不但适得其反,而且常常给人以削足适履之嫌。因此,就研究者的主体而言,整体的思路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研究者也要全景式的立体的去读李白,如同我们眺望大山,无限风光才能尽展眼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正可作为李白研究的一条戒律引以为训。

整体的李白,是天马,是大鹏。天马和大鹏是李白生命的寄托,是李白命运的象征,而且这种寄托和象征贯注了开天之际的兴衰成败。当天马飞奔大鹏展翅的时候,正是唐代社会全面发展国势强大的时候;当天马遇挫大鹏折翅的时候正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国势日损的时候。李白不是啼鸣于花草树木间的小鸟,而是引吭在时代风浪中的歌手;李白不是呻吟于市井街坊旁的低唱,而是震响在社会变动前的呐喊。李白从老庄那里秉承了宗法自然

的内家功夫,又从屈原那里吸收了浪漫飞动的精神力量,进而把自己的生命浇铸成激越奋进、不甘屈服的文化载体。李白儿童般天真的血脉里流淌着太多的理想政治,浸润着太多的理想生活,如对海县清一的企盼,对功成身退的追求。这些本不可能实现的事,他却像孩童捧月亮一样兴之所至,不可以已。李白的可爱就在这里,李白的执着也在这里。可爱和执着造就了李白神形兼美的诗章,走近李白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一切所得只不过是皮相之见。不可为而为之,才是诗人,这样的诗人永恒,他死了却还活着。

走近李白,和他相遇,与他对话,这要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较高的学术境界是古今沟通的全息思维的结果,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上必须舍弃功利,在学术风格的定位上必须实事求是,在学术思想的确立上必须坚持创新。舍此,李白研究势必走入误区。学术境界的高低本与头衔无关,本与官职无关,本与地位无关。但是对学术的评判恰恰以头衔、官职和地位的高低来定夺。这种价值错位只能导致学术园地的丛杂和荒芜,甚而至于沙漠化。我们走近李白不可不警惕类似问题发生。

2000年6月

李白诗歌中的独立人格形象

李白诗歌中的人格形象别出一格，他人莫比，傲立天地，颇具特色。这与他的人生理想、精神风貌和对现实的体认、对生命的关注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分不开，当然也与大唐社会的文化氛围甚相关联。下面试加以探讨：

一、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

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曾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作过这样的描述：“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虬蟠龟息，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尔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